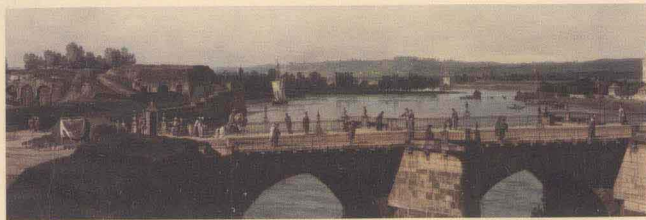




青年学者文丛



Art and Enlightenment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esthetics in 18th Century

艺术与启蒙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研究

范 昀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青年学者文丛

Art and Enlightenment

The European Enlightenment Aesthetics in 18th Centur

艺术与启蒙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研究

范 昀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启蒙：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研究 / 范昀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8
ISBN 978-7-308-12220-7

I. ①艺… II. ①范… III. ①美学史—研究—欧洲—
18 世纪 IV. ①B83—0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08447 号

艺术与启蒙：十八世纪欧洲启蒙美学研究

范 昀 著

责任编辑	陈佩钰(yukin_chen@hotmail.com)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省邮电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960mm 1/16
印 张	22.7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220-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

总 序

由浙江大学人文学部策划的《浙大人文青年学者文丛》与读者见面了，这实在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的事。

值此庆贺之机，不揣粗陋，说一点与当下人文学科的境遇与发展相关的感想，与本《文丛》的笔者和读者朋友们交流求教。

关于人文及人文学科内容的表述，中国和西方虽有不同，但其意蕴与精神，两者的看法则大体相同。

一般认为，我国古代文献中最早出现“人文”一词的是《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贲·彖辞》）意思是说，天生有男有女，男刚女柔，刚柔交错，这是天文，也即四时更替、天道自然；人类因此而有夫妇，有家庭，由家庭而国家，而天下，这是人文，也即社会人伦、人类文明。治国者既要观察天道自然的运行规律，又须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因此，他强调“仁学”，要求人们“修德”、“讲学”、“徙义”、“改过”，学会“做人”、“爱人”，这是孔子对什么是人文的看法，也可以说是我国古代“人文教化”的日常要求和经验总结。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早期古代希腊时期，人和自然是一个整体，科学是真正综合的。亚里士多德开始寻找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区分了理论、实践和创制三种科学，但他并没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明确区分开来，而是仍然将自然哲学、数学和形而上学一起作为理论科学，将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一起作为实践科学，将诗和修辞学归入以生产某物为目的的创制科学。后来所说的人文科学的某些观念，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希腊作为通识教育内容，



目的是培养年轻人成为积极的公民。据说“人文学”(humanitas)概念最早由古罗马的西塞罗在《论演讲》中提出来的,作为培养雄辩家的教育内容,成为古典教育的基本纲领,并由圣奥古斯丁用在基督教教育课程中,围绕基督教教义学习语法、修辞、诗歌、历史、道德哲学。此后,人文学科便作为中世纪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中世纪后期,一些学者开始脱离神学传统,研究和发掘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认为这种古典文化以人和自然为研究对象,是一种非神学的世俗文化,并用 humanitas(人文学)来称呼这种新学问。大约到16世纪,“人文学”一词有了更广泛的含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文化现象:针对上帝至上的宗教观念,主张人和人的价值具有首要意义,重视人的自由意志和人对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从事人文学研究的学者于是被称为人文主义者。直到19世纪时,西方学者才用“人文主义”一词来概括这一文化现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潮。人文主义思潮的主要内容成了英美学院和欧洲大陆大学预科基础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近代实验科学的不断发展,人文学科逐渐明确了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成为独立的知识领域。按美国国会关于为人文学科设立国家资助基金的法案中的规定,“人文学科包括如下研究范畴:现代与古典语言、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哲学、考古学、法学、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艺术实践以及具有人文主义内容和运用人文主义方法的其他社会科学。”^① 欧盟一些主要研究资助机构对人文科学的范畴划分略有不同。欧洲科学基金会认为人文科学包括: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和艺术史、历史、科学哲学史、语言学、文学、东方与非洲研究、教育、传媒研究、音乐、哲学、心理学、宗教与神学;欧洲人文科学研究理事会则将艺术、历史、文学、语言学、哲学、宗教、人类学、当代史、传媒研究、心理学等归入人文科学范畴。这些差异反映了一种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相互交叉的趋势,所谓的学科分类也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更不是唯一的。

可见,从传统上看,人文学科是欧美大学学院或研究院设置的学科之一,属于教育学的基本科目类别;人文科学则是人文学科这一独立知识领域

①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6卷,“人文学科”条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0页。



的总称,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人与社会及其活动,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价值和精神。探求人的奥秘,便形成人文科学,人文科学的存在与发展,与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相生相伴,须臾不能分离。

随着近代西方科学进步所带来的学科分化和社会变化,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从本来的整体综合逐渐出现分化与疏离,表现出明显的区别。自然科学以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为研究对象,是关于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通过观察、实验的方法,揭示各种物质形态的结构和本质,认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并直接服务于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活动,其特点是可重复性、可复制性。人文科学则研究人与社会及其活动,主要探讨人类历史发展、人的意识、情感、精神活动,通常采用引证与诠释、直观与体验、演绎与推论、想象与联想,以及思想实验等以语言分析、逻辑抽象和精神官能为基础的方法,使用难以用实验科学方法加以验证的范畴概念,如现象、本质、价值、命运、自由意志等,揭示人自身的生存状态、活动形式及其价值与意义,突出认识和体验的独特性、偶然性和创造性,或者获得“具体的”个别和独特的认识内容与价值观念,或者形成适合于任何时代任何人的普遍经验和一般原则,其特点是不可重复性、不可复制性。

自古以来,人文科学就在各个方面推动着人类自身及其社会的发展。以哲学为例,中国古代哲学,无论是孔孟之道还是黄老之学,对人自身的德行养成和素质发展,对社会的政治影响和秩序稳定,都起着科学技术所不能替代的深刻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西方哲学,无论是传统理论还是现代思想,都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理解和把握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步伐,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深入探索、理解自然世界和人类自身及其社会奥秘的通道,决定性地影响了欧洲自然科学世界观的道路和方法,奠定了自然科学实验观察和科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即便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市场规则主导的当今世界,人们也都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和运用着人文科学提供的思想、观念、价值、态度以及思维与生活方式,享受着人文科学所带来的实际成果。今天谁都不会否认,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哲学讨论,就没有涉及理论、经济、社会发展乃至人的生活态度各个方面的思想解放和观念转变,也就不会有我国的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一定意义



上可以这样说,三十多年来,人文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一起,一次次将关系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提到时代和大众面前,持续地引领着人们的社会想象和公共论题,塑造了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公众话语模式和心理结构。

可是我们看到,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人文学科在当今社会却受到明显的不同程度的误解、冷遇甚至排斥,人们越来越喜欢用直接可见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衡量大学学科与专业之生存标准。对这种状况,我们无需怨天尤人。作为基础研究领域,人文学科具有自身的内在特征,诸如:它在根本目标上与直接的经济发展要求存在着正常的疏离,其研究一般需经历较长的过程,研究的结果也难以精确预见和预测,因而被挤到急切发展经济的当下社会的边缘,不在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们的视野焦点之中,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它所面对的是人自身,人作为有思想的主体,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认识和改变着自身,这一过程是无止境的,因而,最初的人文学者及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全部消失,许多问题仍然会被后人反复讨论,却不能获得确定无疑的结论;它研究的虽然都是人自身,但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观念和角度,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从而得出不同的认识,不同时代对同一问题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认识,甚至同一个人对自己研究的同一问题前后也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而这许多认识和观点,并不一定有统一的评价标准,不能用实验的方法予以验证,一般也难以获得普遍的认可和最终的答案;这本来正是人文科学具有永恒魅力的原因之一,可是却与人们通常那种追求解决实在问题、获取具体认知与效益的愿望,显得格格不入,甚至会让人生出厌倦无聊的情绪。科学技术的价值表现是直接的,作用发挥是显性而当下可见的;人文科学与之不同,它的价值表现是间接的,作用发挥是隐性而缓慢延后的,人们往往容易看到科学技术直接带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的改善,却忘记或忽视了推动这种变化的思想观念的深层次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关系的改革和调整的力量。从人文学科具有的诸如此类特征,我们也许可以找到理解人文学科当下遭际的一些理由。

理解这种遭际的现实,并不就是默认它的合理性,更不是让我们消极地抱怨与等待,而是要面对现实,通过自身的努力去逐渐改变这种现实。我认



为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从事人文学科教学和研究者自身,包括青年学者在内,要以一种人文精神去对待所从事的职业与事业,把握人文学科的特征,相信人文学科对社会和人生的意义,恰当看待学科的冷与热,尽可能摆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坚守人类自身不可离异的精神家园,以积极的态度延续与发展人文学科。

《人文学科青年学者文丛》的编辑出版,便是这种坚守和发展的一种承诺与措施,将为人文学科青年学者们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研究心得的可以信赖的阵地。本《文丛》将精心选编本校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的研究著作,也包括其他学科青年学者属于人文学科的研究成果,人文学部将对有志于该学科研究的青年学者们给予研究和出版的经费支持。十多年前,曾担任过香港首届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董建华先生以宏远的眼光,在原杭州大学设立内地高校第一个文史哲研究基金,扶持和培养了大批人文学科青年才俊,其中许多人已成为相应学科领域的知名专家。我们有理由对本《文丛》满怀同样的期待,愿与人文学科的青年朋友们共同耕耘这个阵地,一起分享收获的喜悦,与《文丛》相伴着成长。

庞学铨

2010年8月于西子湖畔浙大



前言

在当代美学研究的格局和视野中,18 世纪启蒙美学备受冷落。在后现代反启蒙话语的支持下,启蒙美学遭受严重的污名化,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为其套上一个沉重的枷锁,为其罗列一条条莫须有的罪名。为此,重新审视启蒙美学势在必行。

“启蒙美学”,顾名思义,是指启蒙时代的美学思想,而不单指 18 世纪的美学思想。启蒙美学旨在突出美学的启蒙内涵,而非某个特定时代美学思想的罗列与综述。艺术对于现代社会有何意义? 艺术反抗具有怎样的政治内涵? 审美活动对于个体自主有何价值? 艺术媒介本身具有怎样的启蒙价值? 这些都是启蒙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

本书在继承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目前启蒙美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调动了多个学科的理论资源与知识背景,试图呈现出美学在欧洲现代社会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本书在此意义上试图超越以康德为启蒙美学核心,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为两股对峙的美学思潮的研究模式,把启蒙美学还原到更为具体的历史与特定的民族语境中去。尤其在考察英国、法国与德意志启蒙运动的过程中,笔者看到了各种美学观念与批评思潮所依托的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

本书主要阐述和分析了启蒙时代美学的政治性、社会性以及它对于个体存在的价值。从伏尔泰、卢梭以及席勒身上,启蒙美学的叛逆与抗争得到充分展示。伏尔泰通过他的讽刺诗学向人们展示了笑所具有的摧毁性力量;卢梭的反叛既针对上一个时代,也针对下一个时代,较之于伏尔泰,卢梭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更值得人们深思;席勒以他对自由与艺术的热爱,名正言顺地开启了政治美学的先河,但他的批判却游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如果说美学在一个政治自由缺乏、控制严厉的社会环境中呈现出强烈的战斗性姿态的话,那么在一个享有充分政治自由与文化宽容的国度里,美学所呈现出来的精神品格则大相径庭。在那种环境中,美学不再承担抗爭的使命,而成为联系个体的纽带,公民社会的黏合剂。我们可以在沙夫茨伯里对现代绅士的推崇中,哈奇森对道德感官与审美感官的思考中,在亚当·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的理论建构中,以及在莱辛关于公民社会的思考中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除了在政治与社会层面的价值之外,审美之于人类个体的意义同样不容忽视。启蒙时代的艺术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价值,对“艺术自主”的追求在个体追求独立的时代风潮中产生,同样也是启蒙运动合乎逻辑的产物。个体自主同时意味着发现“自我”以及自我认同的困境,“自我”带动了美学思潮与艺术实践的变化,自我认同的困境则为自然的出场提供契机。自然在成为现代个体精神依托的同时,也为他们逃离社会,选择孤独面对自我提供了选择。

跟启蒙运动的复杂性一样,启蒙美学也呈现出价值理念上的紧张与矛盾。卢梭的美育在培育人还是培育公民之间摇摆;柏克的美学与他的政治学一样,充满了激进与保守的张力,他的美学既有推崇社会性的一面,也有推崇个体反社会的另一面。而在文明与文化、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作出合理的权衡,则是德意志启蒙思想家挥之不去的心病。当然,本书绝不旨在调和这些冲突,而是希望尽可能地展现启蒙美学的丰富性与矛盾性。此外,对“底层启蒙运动”的挖掘与审视,也使得启蒙美学的“另一面”得到展示。

通过对启蒙美学的重新审视,我们完全有理由为当代美学的发展找到新的知识增长点。启蒙美学以其特有的实践感与现实性,为这个话语泛滥的美学时代找到了一个坚实的着陆点。



目 录

绪 论 重审启蒙美学	1
第一章 启蒙美学的思想图景	29
第一节 说不尽的启蒙	29
第二节 对古代的敬意	36
第三节 方法论的变革	41
第四节 公共性的追求	49
第五节 普世性的理想	58
第二章 启蒙美学的民族谱系	67
第一节 英国启蒙运动:美德与仁爱	68
第二节 法国启蒙运动:理性与批判	81
第三节 德意志启蒙运动:哲学与信仰	90
第三章 艺术、抗争与政治美学	100
第一节 伏尔泰:作家与道德现实主义	101
第二节 卢梭:作为批判的审美现代性	111
第三节 席勒:从道德政治到审美乌托邦	124
第四章 趣味、德性与公共生活	139
第一节 沙夫茨伯里:审美自由与绅士伦理	140
第二节 哈奇森:审美与公共幸福	154



第三节	斯密:文学想象与公正的旁观者	164
第四节	莱辛:面向公共生活的诗学	174
第五章	个体的存在:艺术、自然与自我	192
第一节	个体自治与艺术自主	193
第二节	追寻真诚与自我认同	203
第三节	自然之美与孤独之路	214
第六章	个体与社会:启蒙美学的内在冲突	227
第一节	人与公民:卢梭美育理想的困局	228
第二节	保守与激进:柏克美学的政治维度	239
第三节	文明与文化:德意志美学中的民族主义	252
第七章	作为媒介的启蒙:艺术文类与话语政治	264
第一节	戏剧表演与公共生活	264
第二节	小说叙事与个体存在	273
第三节	绘画艺术与道德启蒙	280
第四节	音乐之美与情感表达	288
第八章	不容忽视的大众:底层启蒙运动的审美文化	296
第一节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	298
第二节	书籍出版与思想传播	305
第三节	禁毁文学的社会效应	314
结 语	艺术与启蒙	325
参考文献		327
索 引		340
后 记		351



绪论

重审启蒙美学

“浅薄的启蒙运动”这一口号依然时兴。本书若能使人们放弃这一口号,便达到了它的一个主要目的。

——恩斯特·卡西尔《启蒙哲学》

“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了,变化和进步是人所共见的;谁也没有否认这成绩。然而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人民仍然需要教化,成为现代化的享有自由的文明人。有的人反驳说,“我们”难道不是“文明人”吗?我不愿对这“反驳”加以“反驳”。但是我确实无法否认,举目四望,我们这个民族还是多么现实地落在时代的后面。

——陈乐民《启蒙札记》

—

启蒙正在遭遇危机,18世纪开启的启蒙事业似乎在21世纪寿终正寝了。“简单地说,启蒙已死这已被广泛接受。”^①巴特利特(Robert C. Bartlett)在《启蒙运动的理念》(*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A Post-Mortem Study*)开篇向人们宣布了这样一个令一些人欢欣鼓舞,却让另一些人失望沮丧的事实。在这个消费主义在全球扩张的时代,启蒙事业已经失去了曾经的魅力:在当代大众的文化视域里,启蒙显得陈旧背时,太过严肃且缺乏娱乐精神;在当代学院精英的圈子中,启蒙也不再是他们著书立说

^① Robert C. Bartlett. *The Idea of Enlightenment: A Post-Mortem Stud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1, p. 4.



的志向所在。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今天的文人不再对“开启民智”抱有幻想,反倒对“告别启蒙”情有独钟。年轻一代的学者不再钟情于康德的《什么是启蒙》(*Was ist Aufklärung?*),却将米歇尔·福柯的同名文章奉为经典。市面上出版的各类有关启蒙的作品不是“启蒙的终结”便是“启蒙的反思”,还有“启蒙的自我瓦解”。在这短短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启蒙事业日渐式微。

“启蒙”的污名化与当代知识分子对它的控诉密切相关。在今天的知识人眼中,启蒙运动的过错罄竹难书。人类现代历史上的大浩劫与大灾难,都被认为与启蒙有关。从美国学者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Stephen Eric Bronner)的这份清单中便可看到启蒙所犯下的“罪行”:

后现代主义者认为启蒙是“本质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它是“男性的”,后殖民主义思想家贬斥它为“欧洲中心论的”。共产主义倡导者批评它的个人主义,宗教激进派哀叹它的怀疑论观点,民粹主义斥责它的智识主义,关注身份的政治家们(politicians of identity)则批评它弃绝了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的经验。苛守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启蒙是“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它对国家的依赖不屑一顾,生态学者则反对它对科学和技术的信仰。法兰克福学派的追随者们仍旧认为它无意中导致了现代集权主义。^①

另一位美国学者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所列的罪状更多:

由于许多东西,启蒙运动已经备受责备。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法国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自然只是一个要被统治、处置和开拓的对象这个观点负责。它已经以某种方式暗示了欧洲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某些最具威胁的方面。当一些人已经强调说,它关于“绝对价值”的怀疑论以一种“虚无主义的迟钝”感染了我们的文化时,其他人则建议说,自由的社会应该使自己摆脱启蒙运动对“哲学基础”的惦念。

^① 斯蒂芬·埃里克·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殷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9页。



据说,启蒙运动对权利和自由的激情释放出一种毁灭性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削弱了对共同体的任何感觉。然而,也有人已经争辩说,启蒙运动假设人性是无限可塑的,这个假定为极权主义国家将所有个性的痕迹从其主体那儿抹掉的企图提供了思想灵感。也有人这样来批评启蒙运动,说它对道德冲突的悲剧特征麻木不仁,它天真地假设所有的困境都有简单的解决办法。有人则争辩说,启蒙运动试图构造一个道德哲学,这个企图以失败而告终,结果,它要么留给我们一个贫乏的道德景象,一个对所有无法还原到工具有效性的价值进行压制的景象,要么留给我们一个腐化变质的道德话语,在这个话语中,伦理评价退化为个人偏好的伪装。有人也这样来责骂启蒙运动,说它热爱“主人式的元叙述”,敌视“他性”(otherness)。它的种族主义和男性至上主义也没有逃过人们的注意力。^①

这种对启蒙运动的大肆攻击始于20世纪60年代。随着当时西方社会层面上的“后工业社会”或“晚期资本主义”转型,以及文化层面上的“反文化”与“后现代转向”,一种打着“反宏大叙事”、“反本质主义”口号的反启蒙话语浮出水面,在学术市场的青睐与鼓励下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了当代西方思想文化领域中一股不可小视的力量。这套反启蒙话语宣称启蒙运动要为纳粹大屠杀、苏维埃共产主义的兴起以及西方中心论等各式各样的历史罪行负责;在这套话语看来,由启蒙运动所开启的现代性方案是具有误导性的(misguided),现在正是到了该向启蒙告别,重建后现代世界的时候了。^②

其实,对启蒙运动的攻击并不是20世纪的新鲜事。早在“启蒙”(Enlightenment)这一特定英语词汇出炉之始,它便以负面形象示人。斯图亚特·布朗(Stuart Brown)指出,“启蒙”这一术语直到19世纪才开始在英

① 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② John Robertson. *The Case for the Enlightenment: Scotland and Naples 1680—1760*,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



语世界流行,当时人们把它用于对作为整体的一个时期的反思之中。^① 欧洲浪漫主义即是作为启蒙运动的对立面兴起的;此后,从尼采到马克思,从现象学到存在主义,从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到耶鲁学派的解构主义,形形色色的反启蒙理论纷纷登场,姿态尽显。尽管这些理论在内容上大异其趣,但在必须超越启蒙这一问题上它们取得高度共识——无论这种超越是彻底地告别启蒙,还是适当地修缮启蒙。

但是,针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并非每一种都是公正客观的,尤其是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随着“批判理论”与“文化政治”的盛行,不少理论对启蒙的攻击带有明显的偏见与误解。尽管许多后现代理论对启蒙运动的批判旨在通过“借题发挥”以完成自我“理论创新”的使命,但是这在客观上也令历史上的启蒙运动付出了不断遭人误解的代价。

对启蒙运动的第一种批评来自道德主义。该种批评认为启蒙运动的高度理性化会造成道德的败坏与信仰的式微。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和列奥·斯特劳斯(Leo Strauss)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麦金泰尔在其作品《追寻美德》(*After Virtue*)中谴责启蒙运动摧毁了人类文明的道德体系与价值认同,并希望回到前现代的古典社会中追寻逝去的美德;列奥·斯特劳斯则谴责了启蒙运动及现代性方案中内含的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希望借助古典政治哲学的复兴来否决启蒙主义的现代性方案。如果我们对启蒙时代有更全面的了解,也许不难看到:启蒙运动从未抛弃过道德与信仰。无论在英国的沙夫茨伯里、哈奇森以及斯密那里,还是在法国伏尔泰、卢梭以及德国莱辛那里,道德与信仰从未失去过应有的魅力。

第二种批评来自反极权主义。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认为启蒙是资产阶级的霸权话语。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Adorno)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融汇了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心理学及尼采的文化批评,认为启蒙运动的根本目标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树立自主”,但是,这个“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

① 斯图亚特·布朗主编:《英国哲学和启蒙时代》,高新民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 页。



而招致的灾难之中”。^① 迷恋于解构权力话语的米歇尔·福柯则以为,启蒙运动的原则具有绝对主义色彩,是一种理性主义的专制。后现代主义继承和发展了福柯这一思路,他们对启蒙的批判愈加激进,他们相信“启蒙运动直接导致了奥斯维辛集中营,正如它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恐怖”^②。此外,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司各特(H. M. Scott)^③等人也认为启蒙运动要为 20 世纪极权主义的兴起负责,伯林尤为重视欧洲“反启蒙运动”及其代表人物(如德·迈斯特、埃德蒙·柏克、赫尔德等)对启蒙运动的批判,因为这些批判“对欧洲最大的影响是确信科学和理性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④ 上述指摘同样有失客观,启蒙精神的核心是宽容而非压迫,是对话而非强制,是多元而非一元。启蒙运动的实质并不在于找到真理,而在于为真理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开放与包容,让各种观点平等共存、相互碰撞才是启蒙精神的实质所在。

第三种批评来自现实主义。持这一批评看法的学者认为启蒙运动的方案具有乌托邦色彩。他们指出,启蒙运动的成员都是些天马行空的思想家,他们热衷于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幻想而不屑于脚踏实地的社会实践。比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对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文人政治”给予了严厉批评。这类批评的出现很大程度源于政治乌托邦实践在 20 世纪导致的悲惨结局,而启蒙运动则被视为政治乌托邦的始作俑者。这种批评同样也存在着以偏概全之嫌。跟每个时代一样,启蒙时代既有乌托邦式的思想家,也存在着现实主义的实践者。传统对启蒙运动的介绍刻意突出它的乌托邦性与法国性,却忽视了它在现实实践中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事实是,启蒙时代更多的思想家是“道德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太过于热爱社会的和美学的优雅,他们不会用卑鄙肮脏的角度去看现实世界,在他们看来,富者与贫者都

①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② 理查德·B. 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 18 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上册),启蒙编译所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2 页。

③ H. M. Scott. *Enlightened Absolutism: Reform and Reformers in Later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 Basingstoke and London: 1990, pp. 1-35.

④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桢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66 页。